

以优秀的作品滋养人

◎苏威 郭凤志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联十大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了文艺的重要地位和使命。他明确指出:“文艺同国家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震古烁今的伟大事业,需要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也需要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如何提振文艺精神,使文艺承担起兴国运、强国脉的民族文化复兴责任,如何创作出内涵深厚、价值高尚、品位高雅的文艺作品以滋养和提升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是当代文艺发展必须破解的时代课题。

文艺作用的被强调缘于文化作用的不凸显。文化是化人,文化也化人。文化以各种形式为人的精神家园建设提供养料,赋予人们的生活以意义和动力。文化作用的实现既要借助理论的抽象方式,更依赖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具象方式。普列汉诺夫说,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感情,也表现人们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的表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

人的精神生活是由不同层次内容构成的整体。世界观是精神生活的认识基础,价值观赋予精神生活以目标和意义,审美观决定精神生活的品位和层次。追求真善美构成了人的精神生活的基本价值,也必然成为文艺创作的主要理念和原则。

以优秀的文艺作品为人的精神生活提供世界观基础

正确的世界观是促进个人精神觉醒的前提条件之一。世界观的形成过程就是每个人在思考和建立自我与社会关系基础上确定生活意义和价值的精神生产过程。艺术就是借助某种情感体验试图建立自我与社会联系的一种日常世界表达形式。

文艺的最高责任是引导人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优秀的文艺作品不仅是“视”与“听”的盛宴,更应起到精神提升作用,引发人们的“思”与“想”,触及灵魂,沉淀思想,转化为价值观、世界观。优秀的文艺作品必然是“文以载道”,文艺工作者都应在文化自觉的意义上把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振奋民族精神作为创作文艺作品的灵魂。

“文以载道”是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意在指作品要说明道理,弘扬精神,表达人类良心,承载社会责任。“道”在古代侧重于道德、道义。在现代,“道”既指自然之道、社会之道,也指人生之道。在文化的主要责任是培育世界观这个意义上,优秀的文艺作品就是要通过作品蕴含的“道”的熏陶和引导,为人们的精神世界夯实基础。文艺作品要承载中国人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表达中国的历史传承、风俗习惯、民族精神、民族特性,润物细无声地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底气和文化自信。要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作为追求,让目光再广大一些、再深远一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

以优秀的文艺作品为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价值观引导

价值观是文化的最深层次存在,它以世界观为基础,对人的精神生活起规范和导向作用,是提升人的精神生活品质的根本支撑点。一切文化表现形式都是对一定价值观念的表达。那么,在当代文化价值观多元的境况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文化精

神的本质存在、主流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重要形式的文艺必须以反映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神圣使命。

文艺的发展往往以价值观的更新发展为标志,以新价值观对时代的引领为生命力。优秀作品无不遵循“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的节奏与路径,不断创新发展。文艺作品不是机械地反映生活,而是在能动地反映生活中不断引领超越生活和改造生活。纵观人类社会历史,往往在历史发展的重大关头,先进的文艺都能作为人类的一种自觉价值意识,发时代之先声、开社会之先风、启智慧之先河,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导。

文人之笔,劝善惩恶。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创作文艺作品的根本任务,坚定不移地用中国人独特的思想、情感、审美去创作属于这个时代、有鲜明中国风格的优秀作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生动活泼的形式、丰富多彩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中,让人们在观赏文艺作品中具有区分是非、善恶和美丑的能力,让作品形象地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应该反对和否定的,以滋润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

以优秀的文艺作品提升人的审美鉴赏力

文艺作品是艺术品,须有丰富的艺术性。马克思曾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美的规律来塑造。”文艺作品作为文化的一种独特形式,通过生动的形象、优美的意境、健康的趣味给人的精神世界以愉悦的审美滋养。要使文艺作品发挥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审美培育作用,在创作环节就要进行美学精神、美学原则和美学意义的渗透,再通过具体生动的形象表达出来,引导广大受众在正确美学的指引下欣赏文艺作品,提升自己的精神世界。

文艺作品应承担审美教育的“化育”责任,促进人的文化素养、教养水平潜移默化地得到提高。文艺作品蕴含的美的观念、美的力量,能够感染熏陶人,纯洁人的心灵,美化人的生活,培养和提高人的审美鉴赏力,给予人精神上的享受、满足和愉悦。承载审美精神的作品必然以其宏大的格局与光明的气象引导人们追求更高雅、更人文、更有趣的人生,使人能够诗意地栖居于大地,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不忘来路、心有归属。审美教育具有纯粹的精神性,文艺作品审美价值必须远离功利性,方能使人从中获得极大的精神能量和审美喜悦。

这就要求文艺创作者坚守艺术理想,用高尚的文艺作品引领社会风尚。自觉承担起以美化人、以育人的职责,以中华美学精神为内涵,努力推动美学、美德、美文相结合,用独到的思想启迪、润物无声的艺术作品浸润人的心灵,把崇高的价值、美好的情感融入作品之中,促进人们的精神世界更加充实、丰富而多彩。

总之,优秀文艺作品的艺术性、思想性、价值取向总是通过艺术家对历史、时代、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把握来体现,艺术创作应当以为人民服务为基本立场,努力创作出优秀作品以提升和振奋民族精神,才能不负人民的期待,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时代呼唤反腐剧

◎孙仲

反腐题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在湖南卫视开播以来,引起各方极大关注,获得好评无数,就连很多“80后”“90后”的年轻观众,也纷纷加入观看该剧的行列,可见该剧影响力之大。

即便现在是娱乐多元化时代,观众依然需要反映现实题材的电视剧。事实上,很多言情剧、古装剧,尤其是所谓的穿越剧、玄幻剧,虽然深受一部分观众的欢迎,但往往是一阵风,更谈不上给观众带来共鸣和思考;而那些反映现实题材,尤其是聚焦当下社会变革的电视剧,则更容易引起广泛关注,影响力也是巨大而久远的。

《人民的名义》这部电视剧之所以能受到各层次观众的欢迎与好评,正是因为它紧扣时代脉搏,选择了人们普遍关心的反腐题材。近几年反腐声势浩大,成果也很丰硕,观众需要反映这方面内容的作品。“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电视剧也当如此,必须为观众服务,为时代服务。

我们欣喜地看到,《人民的名义》不仅题材好、内容好,而且拍得也好,是一部精心制作的电视剧。

说它好,至少有三方面理由:其一,内容新鲜有味。作为反腐题材电视剧,内容是很关键的,不仅要真实,而且要能吸引人和打动人,这样才能得到观众认可。该剧根据小说



改编,由于小说本身的创作就很成功,加之改编过程中得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大力支持,所以从内容上讲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仅忠于事实,而且忠于艺术和观众,做到了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完美结合。其二,尺度有所突破。电视剧不同于纪录片,不可能照搬新闻事件。但是,作为一门艺术,而且是面向普通观众的艺术,电视剧又必须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只有这样,才能拍得好看,让观众爱看。所以说,作为反腐题材的《人民的名义》,如果循规蹈矩,对敏感问题浅尝辄止,恐怕会令观众失望。而该剧创作者显然考虑到了这一问题,也提前做了准备,因而在尺度把握上做得非常好,既

大胆突破,又留有余地。其三,表演真实可信。电视剧必须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当然要靠演员的“二度创作”。我们欣喜地看到,该剧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乃至只有几次出场机会的过渡性角色,多数是由著名演员扮演的,这很难得。该剧云集的著名演员达40多位,这些老戏骨在一起“飙戏”不仅显示剧组实力雄厚、人脉广泛,也能保证作品整体质量过硬。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反腐在路上,反腐题材电视剧也当在路上,不能掉队,更不能缺位。正如该剧导演李路所言,“反腐新闻的力度都这么高,作为影视作品也应该往上走一步”。

文学棱镜与历史之光

——读长篇小说《河套母亲》

◎李郁南

《河套母亲》这部小说的款式是少有点老派的,从故事、风格到语言,甚至书的装帧设计,都没有任何“时髦”的腔调,而且,在我看来,作者似乎也没有要赶“时髦”的念头,相反,他以一种近乎执拗的方式,履行着文学固有的使命,质朴地书写了平凡的女性在宏大历史中的跌宕起伏,以及她们令人感动的善良、隐忍和不屈。

在我的阅读经验中,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以革命和革命者为主题的作品。当小说里最重要的革命者石贵元正式露面时,他已经老得像个老头了,而此时,小说和他一样,也已走到了故事的尾声。但有意思的是,石贵元的身影、他的命运,从小说一开始就挂牵在读者心头。我们一打开书,就知道在正月十五的黑夜里他被五花大绑地抓走了。接下来,石贵元的母亲白三女、妻子郝玉润便被抛入了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洪流之中,从上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她们在半个世纪的历史漩涡中沉浮、坚韧地与命运搏斗,而那个一直没有露出正脸的石贵元,一直出现在她们梦里,活在她们心中,她们其实是石贵元或者革命而活的,她们的生活被革命深深地影响着,而把她们和革命联系在一起,就是影子一样的石贵元。在石贵元的日子里,白三女和郝玉润像一面镜子,映射出革命者石贵元的人生,映射出河套平原的世道人心,也映射出了中国革命的模样。

同时,石贵元的个体生命历程又折射出我们民族的一部革命史,在他的母亲、妻子、孩子、战友甚至敌人的旁叙中,我们知道他从一名进步学生成长为职业革命家,为了革命从河套来到东北,又去苏联工作了几年,回国后到南方工作,后来又调回北京。《河套母亲》像一个棱镜,对一段革命往事作了多重艺术折射,在把历史之光分离出不同色彩的同时,使那些铁与火的往事更富有人性的深度。

记得黑格尔曾这样说,古代艺术品无法被修复,因为那种“对神灵的崇拜”和“有生命的灵魂”,由于“周围世界”的变迁而“没有了”。有形的艺术品尚且如此,无形的岁月更不待言。不过,《河套母亲》这部作品,却

以文学的魅力多少完成了修复缺失了的“周围世界”的部分工作,这不但为理解历史提供了一个可资参照的坐标,更重要的是让人们在沉浸入文字时,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种氛围。这在很大程度上首先得益于小说浓郁的乡土语言特色。看得出来,作者对河套平原的历史、风物、人情十分熟悉,因而才能圆熟地使用当地的方言,比如“旺旺”(望望)“阳婆”(太阳),也恰到好处地跳出故事介绍河套民俗,比如河套烩菜的做法,再如“当年河套农民穿衣,大多是老虎下山一张皮,夜晚睡觉时,上身往往穿个红布腰腰盖住肚子,下面反倒脱了裤子就是光身”,这些艺术处理不仅使小说富有泥土气息,而且让读者自然地产生出一种因陌生感而带来的阅读兴趣,作品也就更加丰厚耐读了。

不过,与语言特色相比,更加重要的是作者对历史曲折性的深刻把握。《河套平原》在浓墨重彩地展示革命斗争波澜壮阔的海面的同时,又不再回老见原配妻子的承诺,还写来一纸文书,和苦苦在河套等地的郝玉润离了婚,不但给郝玉润造成了痛苦,还给自己留下了终身愧疚。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小说并没有刻意渲染这些情节,只是按照故事自身的逻辑,平缓地加以讲述,但对中国革命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有些曲折在历史上都曾真实出现过。而我们同样知道,真实的历史从来就是以反复、曲折的面貌示人的,掌管历史的克利欧女神最不愿意按照人们美好的愿望行事,不过,非目的性的历史最后又往往以合目的性地呈现,这大概是历史魅力之所在,也是作家艺术家愿意一遍又一遍地书写她的原因之一吧。

如果说,《河套母亲》对河套平原风情画的细腻描绘,体现了作者对生活厚度的体察,那么,小说对革命历史复杂性的深刻展现,则反映了作者对历史深度的洞见。也正是如此,虽然小说在局部结构上仍有枝蔓拖沓之感,情节上也多少还有裁剪的余地,但已足以令我们读懂以白三女、郝玉润为代表的河套母亲乃至中国女性的高洁与伟大。



真实是诗的生命

◎王忠范

写了近70年诗歌的吴小如有3条重要的体会,头一条就是写诗要有真实的感情和实际生活。如此说来,不管新诗还是古体诗词,都不能脱离生活,也不能表面化,更不能掺假。然而,在当今的创作中,过于推崇虚构与想象,使一些诗乃至其它文学有时出现了“失真”状态。

诗词乃至整个传统文学,特别注重真实,视真实为生命。必须扎根人民,描绘生活,朴素、简单、热情而艺术地表达强烈的时代感。

近年来,拜读著名诗人邵燕祥以《云山山房散诗》为题发表的古体诗词,别有感受,收获颇大。他的这些旧体诗都是真情实感,形象生动,透明超然,特别感人。先生新近有一首《北戴河偶得》:“一片秋声海上来,寒蝉栖叶落尘埃。浮云过眼繁华尽,终见潮头去又回。”写景、写情、写意,一切真实,潇洒却含蓄,实际又象征,读后痛快、多思。因为有了属于自己的发现与体验,随之产生自己的思考与想象,便有了真真切切的人生与生命的意识,意韵悠然,意味无穷。古代诗人大多行走于自然和生活之中,所以他们的作品源于本心出自自然,语言、情感和思想完美地结合,便朗朗上口,被世人吟诵。正如王国维所说:“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

写诗求真,没骗自己,更不骗别人。描绘生活用自己生命的独特体验表达真实的感受抒属于自己内心的情绪,就不是无病呻吟,就会感动自己和读者。

邵燕祥先生的《再回萧山有感》,说的全是真话。他虽生于京门,但对祖上老家一往情深,念念不忘。“一井独存庐墓灭,于无家处有乡愁。”从心灵里飞出的诗句,既情深意浓又深刻透彻,吟咏之令人动心感叹。“记得藏春枝叶密,曾猜燕语旧呢喃。”这是邵燕祥先生《落叶》中的两行诗。说古体诗词词语如金真的没错,你看这14个字里蕴含多少内容。独立、婉约、隐喻,实实在在的借物言志并且志情合一,具有征服力、感染力、吸引

力。先生《二〇一三年六月十日》这首诗最后两行是:“缘何不死承提问,为有平生未报恩。”朴素地言实寄情,却让人感到淋漓尽致,荡气回肠。由此我想起已故著名诗人张志民1995年的那句名言:“经济要腾飞,诗歌要着陆。”这就表明任何时候,诗都不能脱离实际脱离生活,“接地气”是文学的永远。当然,诗需要夸张、想象、形容,需要奇思、异想、新思,但却不允许出现任何形式的假模假样。真了,便受欢迎;假了,没人理睬。

我每次去北京华威北里拜访邵燕祥先生,他都轻声细语地说写诗要忠于自己的感觉,任何表象都应是心象。因此,我记住了他《给灰娃的信》中这段话:“对于走上写诗的道路的人来说,不妨了解一些有关的理论、源流、争议,也不妨涉猎一些有关诗艺的探讨,但归根结底要从心灵出发,要从自己的真正的感受出发,要生活在自己诗的感觉中,这不是人人能做到的。”古体诗词重要的是在简约、鲜活之中,具有独到的感受,渗透诗人内心最真的情感,并且滋生别人眼中没有发现的情理、意味,乃至美学方式。当然,在真实的前提下,我以为旧体诗可以写得简单、朴实、通俗一些,让人一读就懂,读得轻松、欢悦。邵燕祥先生有句很经典的话:“因为是人,我写不出古人才能写的诗”。处处学古人,泥古不化,不可取。

不管怎么说,我以为诗只要是美的就是美的,美的就是心灵的、精神的。直抵内心深处的作品,当然是好作品了。当然我们只有创作出根植于生活的作品,增强感染力,才能表现好我们生活的这个伟大时代。



WENYIPINGLUN

◎聚焦文学艺术界热点话题

◎弘扬传统文化的思想道德力量

◎追踪前沿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走势

◎见证内蒙古文学艺术的点滴成长

◎助推草原文化繁荣发展

(本版图片来源于网络)